[文章编号] 1003－4684(2026)03-0092-05

情感叙事学视域下《红楼梦》“水”意象的英译及女性情感移植

朱露晴，肖家燕

（湖北工业大学外国语学院，湖北 武汉 430068）

[摘 要] 情感叙事学为文学作品的情感解读及情感翻译研究提供了新视角。在情感叙事学视角下，结合 Mona Baker 的“翻译叙事观”，基于情感引发条件、情感注意力以及情感发展目标三个维度，比较霍译文、杨戴译文“水”意象的英译文，探析两种译文对于黛玉情感的再现与重构。研究表明，霍译文大多通过直译、意译法再现了“水”意象，译文不追求与原文的对等，更偏向于自然流畅的情感叙事；杨戴译文偏向于直译法，在语义层面上忠实于原文。由此表明，情感叙事学对文学文本的情感翻译及相关研究具有独特的阐释力。

[关键词] 情感叙事；《红楼梦》英译；“水”意象；情感移植

[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识码] A

“意象”在某一阶段被认为是情感和认知的结合[1]，是传情达意的叙事手段。在《红楼梦》[2]中，意象承载着抒情与叙事的双重功能，同时也体现了作者在叙事中的情感历程[3]。其中，“水”意象的情感叙事最为典型。作为一部爱情经典作品，“爱情是水”的概念隐喻将《红楼梦》主人翁林黛玉的情感表达得淋漓尽致。“水”意象与黛玉情感一经结合，便被赋予了盎然生机。《红楼梦》的“水”意象包括溪涧流水、情人的眼泪、雨打芭蕉的雨水、超越现实的灵河等，这些都是黛玉爱情情感的叙事载体，也是黛玉情爱的象征[4]，其中包含了黛玉的爱慕之情、喜悦之情，也包含了爱而不得的伤感、焦虑和悲伤之情等。“水”意象也是生命因时间而流逝的纵向性叙事媒介。例如黛玉葬花等情节，通过“水”意象，表达她对于时光流逝的惋惜之情[5]。此外，“水”意象更赋予了女子温婉的美好形象，以及中华民族远离世俗的洁净品格[6]。因而，如何恰当再现、重构“水”意象及其情感叙事成为“红楼译学”领域的重要话题。肖家燕[7]曾从概念隐喻的视角，对比分析杨戴译文和霍译文关于“水”意象的翻译策略，论述了“水是爱情”这个情感隐喻，并表明这个情感隐喻的英译是差额翻译的观点。本文基于情感叙事学解读《红楼梦》的“水”意象及其情感叙事，结合“翻译即再叙事”的翻译观[8]，比较、评析《红楼梦》霍译文和杨戴译文对于“水”意象的翻译，探析二者在译文中对于林黛玉情感的再叙事。

1 情感叙事学及其应用

情感“作为人物内心的情绪体验”，在文学和文学翻译研究中获得越来越多的关注[9]。认知叙事学[10]探讨了情感与叙事结构的关系。霍根（Hogan）[11-12]提出的情感叙事学将情感与故事相结合，其核心要素涉及情感引发条件、情感体验、注意力取向以及事件与情感发展目标相互作用的方式等。Ahern[13]进而将情感叙事理论应用于文学批评。中国学者何辉斌[14]、乔修峰[15]、尚必武[16-17]等开展了情感叙事学的理论研究。

情感叙事学着重探讨“叙事与情感之间的相互关系”，有助于揭示文学作品中意象的情感叙事，从而为文学研究和文学翻译研究提供新视角。近年来，霍根的情感叙事理论越来越多地应用于文学作品、文化产业和翻译研究。郑莹[18]借助霍根提出的悲喜剧模型，进行中西方戏剧的比较研究，解答了中国是否有悲剧的问题。陈吉荣[19]将情感叙事学运用于文学翻译研究，为文学作品的意象翻译评价提供了新参考。下文尝试运用情感叙事学理论，以《红楼梦》“水”意象的英译及情感叙事为研究对象，从情感引发条件、情感注意力和情感发展目标三个维度，

[收稿日期] 2024－03－30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产学协同育人项目(230816132007297)；湖北省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项目(22ZD069)

[第一作者] 朱露晴(2000—)，女，安徽宿州人，湖北工业大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翻译研究。

[通信作者] 肖家燕(1966—)，女，湖北谷城人，文学博士，湖北工业大学教授，研究方向为文学及典籍翻译研究、认知诗学、应用语言学。

进行对比分析，评价霍译文、杨戴译文关于“水”意象的翻译策略，以及关于林黛玉的情感叙事重构。

2　《红楼梦》“水”意象的情感叙事及英译文评价

2.1　情感引发条件

情感引发条件是情感叙事的要素之一。文本的叙事方式作为情感的引发条件之一，经过一系列的编码和评估，通过叙事性的细节体验得以解释与强化[11]。《红楼梦》文本中包含大量“水”意象隐喻。“叙事、情感、隐喻三者是互相共存”[20]，隐喻既是情感的动因，又能增加情感的强度[21]。隐喻的使用在一定程度上承担了情感引发条件的强化与认知。Mona Baker [8]关于“翻译即再叙事”的研究与上述观点相互支撑。根据翻译叙事观，译者在翻译中对源文本进行编码和评估，通过目标语进行再叙事。同样地，在文学翻译中，作为叙述者，译者对于人物情感的感悟和理解，通过目标语的转化再现情感，重构叙事。这一过程很大程度上受到译者“前结构”的影响，即受到目标语语境和译者个人体验的影响。因此，对于情感意象的隐喻意义，采取恰当的翻译策略，作为一种情感再叙事的呈现方式，更能起到强化情感引发条件的作用。下面举例说明。

例 1：黛玉道：“瓢之漂水奈何？水止珠沉，奈何？”宝玉一一回应道：“非瓢漂水，水自流，瓢自漂耳！禅心已作沾泥絮，莫向春风舞鹧鸪。”——（第九十一回）

此句是林黛玉和贾宝玉彼此之间隐晦地表达爱慕的叙事。林黛玉一反常态，参禅作引，含蓄、隐晦地试探贾宝玉对她的心意。贾宝玉心领神会，寄情于“水”，深情表白。

霍译文：What if your gourd is carried away by the stream? What if the flow comes to an end and your pearl sinks? [22]

杨戴译文：What if your gourd is drifted off by the water? What if the stream runs dry and the pearl is lost?[23]

黛玉心存疑虑，发出“喜欢心爱的姑娘，自己做不了主？心爱的姑娘死了怎么办？”的疑问。在这里，“水”是引起黛玉对爱情期望缥缈无根又焦虑恐惧的媒介。例 1 中两个“水”意象的情感叙事不同。第一句中的“水”具有流动之意，瓢随水漂，随波逐流，难以随心所欲，喻指当时受严苛的封建礼教管控，为由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林黛玉隐隐担忧，以此试探宝玉的态度。第二句中的“水”是生命力的象征，水止命消，以水喻己，黛玉以此表明自己身体孱弱，同时也暗示了黛玉香消玉殒，宝玉痴傻悲哀的结局。文献[24]显示，“stream”系指小河、溪流（水流、气体等）连续流动、涌出；“water”系指水、水域（江海湖海）、饮水、水位。杨戴译文先后使用“water”和“stream”再现了“水”意象，“be drifted off”被动式结构凸显了水的流动特性。但第二句“水”意象的隐喻意义没有得到充分再现。“run dry”与原文“水止”的寓意存在差距，没有充分再现此处“水”意象的情感寓意。霍译文同样将“水”意象直译为“stream”，再现了“水”意象，“be carried away”与“stream”的搭配，再现了水性流势，采用被动式结构，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黛玉对宝玉是否会因为封建礼教的制约而忧心忡忡。此外，“come to the end”和“sink”隐含地表达了二人之间的爱情被迫停止，情感消沉，最终黛玉生命消亡的悲剧结局，更突出一种“无可奈何”的情感选择，实现了情感叙事的强烈效果。霍译文用“your pearl”点明了文中宝黛二人的关系，隐喻地表达了黛玉是宝玉心中珍爱之人，也表达了宝黛的悲剧爱情叙事。由此看来，霍译文通过直译较好地传递了“水”意象隐喻以及其情感叙事。

例 2：宝玉欲拿扫把将落花扫进水里。黛玉道：“撂在水里不好，你看这里的水干净，只一流出去，有人家的地方儿什么没有……日久不过随土化了，岂不干净。”——（第二十三回）

“黛玉葬花”这个情节，集中表现了林黛玉的高洁品质和纯洁爱情。在她看来，落花流入水中，难免被污染，而埋于尘土，反而干净。

霍译文：It isn’t a good idea to tip them in the water, said Dai-yu. The water you see here is clean, but farther on beyond the weir, where it flows past people’s houses, there are all sorts of muck and impurity. [22]

杨戴译文：“Not into the water,” objected Daiyu. It may be clean here, but once it flows out of these grounds people empty all sorts of dirt and filth into it. The flowers would still be spoiled. [23]

黛玉眼中，大观园的水是清澈纯洁的，一旦流出大观园，便会遭受世俗的污染，不再干净。在这里，时时流动的活水象征着园中女子的纯洁与灵气，是青春自然之美的女性化身。同时，也表达了黛玉内心深处远离世俗的向往与追求。霍译文和杨戴译文都直译为“water”，保留了“水”意象。霍译文中“flow，clean，muck and impurity”等词直抒胸臆，有效地传递了原文中“水”意象所蕴含的青春、自由、纯洁的含义，将黛玉对世俗的不满，以及其孤高自傲的性格表现出来。杨戴译文“dirty and filth”仅符合大

众对泥土的普遍认知，难以把黛玉渴望远离世俗的情感表现出来。此例表明，杨戴译文和霍译文虽都通过直译法再现了“水”意象，但二人在叙事语言层面存在差异。对比之下，霍译文保留了“水”意象的隐喻意义，更切合黛玉的情感叙事。

2.2 情感注意力

情感注意力取向具有即时性、偶然性、可移情等特性[11]。情感系统的同一引发源可能产生不同的生理反应，促进移情，激起与该情感相联系的其他表征，因而会转向叙事的不同层面、不同视角，如面部表情、视觉或听觉图像等[25]。当源文本叙事过程中读者所体会的情感与人类情感共通时，会产生移情反应，造成情感注意力的转变。在文学翻译中，译者会积极主动地利用各种叙事策略，针对特定的内容，采取一定的翻译策略“诠释”源文本[8]。译者对于文学作品中的情感体验是间接的，是由源文本中人物描写、周围环境、故事目标的不同变化而产生的。译者通过建构“视觉和听觉图像、具体到抽象、时空转变”等叙事的不同层面，以此突出情感注意力的移情特性，完成了情感注意力的转换。

例3：黛玉道：“高山流水，得遇知音。”——（第八十六回）

黛玉在屋里看琴书，时值宝玉来找黛玉说话，二人谈起琴谱。黛玉借机用一个典故传情达意。

霍译文：To play a Rhapsody of Hills and Streams and share its inner meaning with a fellow music-lover.[22]

杨戴译文：Then there was the musician who, playing of mountains and streams, met a man of true understanding.[23]

“高山流水”这个典故出自伯牙与钟子期的传奇故事，寓意彼此为知己。此处“水”意象象征宝黛感情的心灵相通，思想上互为知己，确属高山流水，尘世知音。霍译文采用意译法，将“高山流水”译为歌曲，将概念实体化，由抽象转为具体，将高山流水这个典故引入到实体的歌曲中，做了移情处理，将整个伯牙、子期的故事囊括其中，形成一个完整叙事。使读者更加清晰明了，并以此喻己，读者能够进入黛玉内心，感受到少女般的害羞与开心，再现了黛玉表面论琴，实则说爱的隐秘情感。杨戴译文通过直译法，再现“水”意象，将“高山流水”转化为分词结构，淡化了典故的寓意，削弱了黛玉以典传情的含蓄情感叙事。相比之下，霍译文通过意译法将“水”意象具体化，既再现了黛玉的喜悦情感，又增强了译文的移情效果。

例4：黛玉作诗，写道：“菱荇鹅儿水，桑榆燕子梁。”——（第十八回）

元妃省亲，众人大观园作诗。期间，黛玉以诗传情，被元妃评为最佳，黛玉心满意足，心情愉悦。

霍译文：Through water-weeds the pond’s geese make their way; Midst elms and mulberry-trees the swallows play.[22]

杨戴译文：Elms, mulberries, swallows on rafters, and geese on the caltrop pond.[23]

正如指示转移理论[26]所阐述，“空间和时间的转变总是伴随着特定的情感”。时空发生转变，情感亦会随之变化。这里以动植物的动态情境，勾勒了一幅生动画面：池塘长满芦苇，鹅在池中游水，燕子穿梭林中，衔起桑榆拱筑巢穴。这是林黛玉创作的诗歌，没有表达悲伤情感，与后期哀怨情感叙事不同，这首诗清新、自然、阳光，与元妃省亲的祥和情境相符合，呈现了一幅和谐安康、国泰民安的五彩画卷。此诗是黛玉替宝玉完成的诗歌，得到了元妃的夸赞。杨戴译文通过意译法，将“水”意象译为“pond”，译文整体虽忠实于原文，但呈现了一个静态的场景，以“pond”作为场景，整体平铺直叙，情感平淡。霍译文同样译为“pond”，但以场所内其他动植物意象为叙述主体，整体呈现了动态叙事，“pond”作为“geese”的背景场所，将整个注意力转移至“geese”，通过动植物意象移植，再现了人物愉悦的情感叙事。

2.3 情感发展目标

事件与情感发展目标相互影响，相互作用。情感联系是隐形的：“情感镶嵌在事件中”[27]。情感发展目标受叙事策略的影响。故事主体编排存在非客观性，是由叙事者为了某种情感目标而主观编排的。译者翻译文本时，依然带有主观成分，往往没有按照原语的事件发展目标叙事，从而建构了与原语不同的叙事意义，呈现原文情感。

例5：林黛玉听了这话，见了这形景，心中不觉灰了大半，也不觉滴下泪来，低头不语。——（第二十八回）

此处“水”意象表达了林黛玉的悲伤情感——“水是泪水”，当时黛玉造访宝玉，被晴雯拒之门外，误解了宝玉，二人之间的爱情有了摩擦，黛玉独自回房，心情悲伤。

霍译文：The palpable evidence of her own eyes and ears had by now wrought a considerable softening on Dai-yu’s heart. A sympathetic tear stole down her own cheek, and she hung her head and said nothing.[22]

杨戴译文：This appeal and his obvious wretch-

edness melted her heart. But though shedding tears of sympathy, she kept her head lowered and made no reply. [23]

Mona Baker 认为人物主体是理解原语故事的角度之一[8]。在翻译中改变叙事事件的主体要素会影响叙事事件与情感发展目标之间的紧密程度[19]。宝黛二人产生误会，爱情受挫，黛玉以泪示人，前面是铺垫，后面是高潮，突出了黛玉的悲伤情感。杨戴译文和霍译文都将"泪水"直译为"tear"，再现了"水"意象。杨戴译文保留了原文黛玉视角，整体连贯，忠实于原文，但将黛玉落泪的悲伤情感处理为"低头不语"的行为，整体情感后移，削弱了黛玉的悲伤情感叙事。霍译文放弃了原文的形式对等，改变了叙事视角，将主体明晰化，从"泪水"这一物象重构叙事，将黛玉的悲伤与"泪水"这一物象充分融合，加深了事件与情感发展目标之间的联系，凸显了黛玉的悲伤情感。由此，霍译文通过直译法，移植"水"意象，明晰叙事主体，达到了情感目标升华的效果。

例 6：黛玉见此，越发气起来，声咽气堵，又汪汪的滚下泪来，拿起荷包来又剪。——（第十八回）

此处"泪水"吐露黛玉的悲伤，黛玉以为宝玉将自己绣的荷包送给了小厮，心情悲伤，怒剪荷包。

霍译文：Dai-yu burstinto tears of rage, and picking up the little purse, and attached that too with her scissors. [22]

杨戴译文：Choking with anger Daiyu burst into tears. She picked up the pouch meaning to cut it to pieces as well. [23]

事件序列围绕叙事文本的构建和发展展开，霍译文将其与人物的情感相关联，强调了人物及其情感在事件发展中的关键作用[11]。杨戴译文采用直译加补偿，补充了流泪的原因，再现了"水是泪水"的意象。杨戴译文通过直译再现了"泪水"意象。霍译文和杨戴译文的叙事顺序不同，情感叙事也不同。原文叙事中，黛玉先是生气，气噎喉堵，而后流下泪水。"生气"、"声咽气堵"、"流泪"等表现了人物一系列的悲伤、郁闷、无奈等多层次的情感叙事类型。杨戴译文依照原文的叙事顺序，再现了黛玉因生气而流泪的悲伤情感，但其译文重点聚焦于"choking with anger"这一情感表现，没有突出黛玉敏感多疑、泪如雨下的形象。霍译文进行了顺序调整，将"流泪"置于前端，"声咽气堵"置于句末，补充了黛玉流泪的原因，重点突出了"tear"这一意象，更充分地再现了之后黛玉泣不成声、怒剪定情之物的情态。霍译文改变了原来的叙事顺序，强化了叙事重点，渲染了情感的强度，升华了情感的发展目标。

此外，本文除了上文所陈述的译例分析之外，还借助绍兴文理学院《红楼梦》汉英平行语料库，对"水"意象进行全面检索，共筛选出 129 处与黛玉相关的"水"意象，其中"泪水（泪、哭、泣等）"共 81 处，"河水"18 处，"雨水"15 处，"茶水"3 处，以及"水的其他形态（雪、霜、露等）"12 处。具体分析见表 1。

表 1　"水"意象分类及译文分析

"水"意象分类	数目	霍译文	杨戴译文
泪水（泪、哭、泣等）	81	直译＋意译	直译为主
河水	18	直译＋意译	直译＋意译
雨水	15	直译＋意译	直译为主
茶水	3	直译	直译
水的其他形态（雪、霜、露等）	12	直译	直译

由表 1 可知，霍译文大多通过直译法、意译法再现"水"意象，杨戴译文以直译为主。

3　结束语

综上所述，通过比较杨戴译文与霍译文"水"意象的英译处理，探析两种译文对黛玉情感的再现与重构，发现杨戴译文再现了"水"意象，译文整体倾向于直译，偏向保留原文特色的情感叙事特征，在语义层面上忠实于原文。霍译文大多通过直译、意译法再现了"水"意象，霍译文倾向于放弃原文的形式对等，偏向自然流畅的情感叙事。通过例证分析可见，直译法有助于保留意象的隐喻意义，强化情感引发条件；意译法则有利于实现情感注意力的移情；而直译法在升华情感发展目标，全面重构情感叙事方面更具优势。

本文出现的原文、译文皆来自于绍兴文理学院《红楼梦》汉英平行语料库。

[参 考 文 献]

[1] POUND E. Literary Essays of Ezra Pound[M]. New York: New Directions, 1968.

[2] 曹雪芹，高鹗.《红楼梦》[M]. 北京：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

[3] 虞卓娅.《红楼梦》意象解读[J].明清小说研究，2022(02)：145-152.

[4] 王怀义.《红楼梦》意象构成研究论略[J]. 红楼梦学刊，2005(4)：215-238.

[5] 孔庆庆.《红楼梦》中的水意象叙事[J]. 明清小说研究，2020(1)：17-28.

[6] 俞晓红.悲歌一曲水国吟：《红楼梦》水意象探幽[J]. 红楼梦学刊，1997(2)：95-107.

[7] 肖家燕.《红楼梦》概念隐喻的英译研究[D]. 杭州：浙江大学，2007.

[8] Mona Baker. Translation and Conflict: A Narrative Account[M]. London& New York: Rutledge, 2006.
[9] 梁福江.论文学情感叙事研究的理论资源[J].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学报, 2021(2):70-79.
[10] 戴维·赫尔曼.认知、情感与意识:叙事人物意识的后经典研究方法[J].唐伟胜,陶炜婷,译.叙事(中国版), 2008(1):92-103.
[11] HOGAN P. Affective Narratology: The Emotional Structure of Stories[M]. Lincoln & London: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2011.
[12] 沈晓雪.帕特里克·克姆·霍根的情感叙事理论研究:以《情感叙事学:故事的情感结构》为中心[D]. 陕西:西安交通大学, 2019.
[13] AHERN S. (ed.). Affect Theory and Literary Critical Practice: A Feel for the Text[C]. Berlin & New York: Springer, 2018.
[14] 何辉斌.认知视野中的叙事普遍性:论霍根的《心灵及其故事》[J]. 外国文学,2012(2):109-116.
[15] 乔修峰.帕特里克·克姆·霍根的"情感叙事学"[J].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学报, 2022(05):105-159.
[16] 尚必武.叙事学研究的新发展—戴维·赫尔曼访谈录[J]. 外国文学, 2009(5):97-105.
[17] 尚必武. 文学叙事中的非自然情感:基本类型与阐释选择[J].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6(4):5-17.
[18] 郑莹.中西戏剧中的悲喜剧结构:以霍根的普遍原型为视角[D]. 杭州:浙江大学, 2013.
[19] 陈吉荣.情感叙事学视域下翻译的情感化处理及其评价:以女性文学作品《女儿楼》英译为例[J].外语与外语教学, 2022(03):94-102.
[20] SNÆVARR S. Metaphors, Narratives, Emotions: Their Interplay and Impact[M]. New York: Rodopi, 2010.
[21] 王树槐.中国文学经典英译的情感外溢:张力与制约[J].外语与翻译, 2023(01): 6-13.
[22] HAWKES, DAVID & JOHN MINDFORD. The Story of the Stone (trans.) [M]. Harmondsworth: Penguin, 1973-1986.
[23] YANG, HSIEN-YI & GLADYS YANG. A Dream of Red Mansions (trans.) [M].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1978-1980.
[24] 于春迟等.剑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8.
[25] MARTIN HOFFMAN. Empathy and Prosocial Behavior[M]//BARRETT L F, LEWIS M, HAVILLAND-JONES J M. Handbook of Emotions(3rd ed). New York: The Guilford Press, 2008:440-455.
[26] CASTELLO A, GAIL A B. A Structural Analysis of Fictional Narrative "A Free Night" by Anne Maury Castello[M]//DUNCHON J F, GAIL A B, BRODER, L E HEWITT (eds.). Deixis in Narrative: A Cognitive Science Perspective.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2009:461-485.
[27] HOGAN C P. Mind andits Stories[M]. Cambridge: Cambridge UP, 2003.

A Study of *Honglou Meng*: English Translations of the "Water" Imagery and Female Emotional Transplant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ffective Narratology

ZHU Luqing, XIAO Jiayan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Hubei Univ. of Tech., Wuhan* 430068, *China*)

Abstract: Affective narratology provides a new perspective for the emotional interpretation and translation research of literary works. This article compares the English translations of the "water" imagery in Hawkes' and the Yangs' translation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ffective narratology, combining Mona Baker's "translation as narration", based on the three dimensions of emotion-inducing conditions, emotional attention, and emotional development goals, and explores the reconstruction of Daiyu's emotions in the two translations. Research has shown that most of the Hawkes' translations reproduce the "water" imagery through literal and free translation. Hawkes' translation does not pursue equivalence in the original text, but lean towards a more natural and fluent narrative. The Yangs' translation also reproduces the "water" imagery through literal and free translation, but the overall translation leans towards literal translation and is faithful to the original text. Meanwhile, this article also demonstrates the unique explanatory power of affective narratology in literary emotional translation research, providing new ideas for related research of literary texts.

Keywords: affective narratology; English translations of *Honglou Meng*; the "water" imagery; emotional transplantation

[责任编校:赵 瞳]